

何北山先生遺集



何北山先生遺集

何基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何北山先生遺集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何北山先生遺集序

金華理學呂成公開之。繼之者何王金許四先生也。王有魯齋集。金有仁山集。許有白雲集。余皆刊入金華叢書。獨文定遺集四庫既未收其書。卽私家收藏各目亦未著錄。按宋史載基文集三十卷。金華縣志及婺志粹載北山集十卷。今均未見。壬午秋養病多暇。命兒輩檢輯羣編。得文定序一考。一箴銘三。論一書三。辭牘三五。古二七。古三。五七律三首。五七絕十四首。讀朱子齋居感興詩評語十九則。釐爲三卷。附以王文憲之贈序。金文安之壽詩。及歿後之諡命。行狀。祭文。挽詩。綴諸卷末。刊而列於四先生文集之中。雖一班初見。全豹未窺。嘗鼎一臠。咸知美味。將見上接中原文獻之統。下開後學闡闢之傳。非僅余一人之幸。實千秋萬世之幸也。倘海內博學之士。復見集外遺文。手鈔郵寄。謹當續刊。俾成完璧。尤爲深幸。書此以竣。光緒八年九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何北山先生遺集目錄

卷一

繫辭發揮序

孟子集註考

魯齋箴

潛夫井銘

蒲圻周令君銘

與誠齋陳公論先天後天圖

與門人張潤之書

又

又

辭牘

又

又

卷二

五古

暮春感興

七古

題定武蘭亭副本

老菊次時所性韻

五言律句

和會之往拜船山先生至大安中途迷道自警詩

七言律句

送淮西左憲知黃州

五言絕句

寒夜寄友

七言絕句

春日閒居

法清寺水珠呈杜季高

和吳巽之石菖蒲

西山孝子吟

春晚郊行

夾竹梅

寬兒輩

送王敬巖江東都憲 三首

題徐伯光真

卷三

解釋朱子齋居感興詩二十首

卷四 附錄

繫辭發揮後序

北山之高壽北山何先生

何北山先生行狀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跋北山遺跡

祭北山先生文

再奠北山先生文

挽詩 三首

雜詩 三首

繳回太守趙庸齋照牒

宋王柏

宋金履祥

宋王柏

宋王柏

宋王柏

宋王柏

宋金履祥

宋金履祥

宋金履祥

二月丁亥與諸友奠何先生畢退遊北山智者寺書二十八言

宋金履祥

宋諡先生文定誥

何基列傳

元脫脫等

何文定公實錄

元吳師道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元吳師道

何文定公祠堂記

明劉蒞

何文定公傳

明鄭柏

何文定公傳

明吳之器

何文定公傳

國朝王崇炳

何文定公傳

國朝張蘊

何北山先生正學編序

國朝程開業

遺事

國朝鄭遠

何文定公傳

國朝黃金聲

何文定事蹟

國朝盧標

何文定弟子

國朝盧標

何文定著述

何文定里居祠墓

何北山先生遺集

目錄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一

繫辭發揮序

宋何基撰

邵後學永康胡鳳丹編輯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著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捨是則無以爲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在昔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做著策自然之變。作爲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吉凶。惟若指塗云爾。至文王之繫象。周公之繫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卽卦象之所值。依卜筮以爲訓。俾之觀變玩占。避凶趨吉。以爲處己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觀其爲書。廣大悉備。冒天下之道。變通不窮。盡事物之理。然其於易道之根源。義理之精蘊。未始數數言也。迨夫世變日下。易之爲用。浸淫於術數。故夫子十翼之作。始一以義理言之。而不專求之象數。占筮之間。是固因俗瀆漓。爲教不得不然也。然聖人之書。本末不遺。而顯微無間。極深研幾。固以爲開物成務之方。洗心藏密。亦豈忘與民同患之志。今觀大傳之篇。高極於陰陽變化之理。精究於性命道德之微。雖其闕遠蘊奧。未易窺測。然而細研之。則亦莫非象數之深旨。與夫占筮之妙用。至所謂君子居則觀象玩辭者。則又使人雖平居無事。亦得以從容玩釋。卽燕閒靜一之中。而自得夫齋戒神明之用。推之日用云爲。有不待列著求卦而占。

自顯者。視義文之易。其爲教益備。爲用益廣。爲理益精耳。紫陽子朱子。自少玩易。盡洗諸儒之曲說。而獨得四聖之本心。謂易本爲卜筮而作。故觀爻象者。要當深探占象之精意。而不必強合以外來之義理。至夫子大傳。雖曰發天之蘊。莫非極致。然亦不過窮象數之本原。括卦爻之凡例。若其微辭奧義。則又曲暢旁通。因而及之。故其言曰。周子通書有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以是觀之。經文主於占象者。畫卦以示之精也。大傳詳於義理者。因卦以發之蘊也。其說的確簡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始愚讀大傳說卦諸篇。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而說者類皆汗漫不精。渙散無統。及得朱子本義之書。沈潛反覆。犁然有會於吾心。洙泗微旨。乃可得而尋繹。然其詞尙簡嚴。未能盡達也。因徧閱文集語錄諸書。凡講辯及此者。隨章條附於本義之後。首尾畢備。毫析縷解。疑義罔不冰釋。標白朱子繫辭發揮。因藏之簡牘。以備遺忘。畏齋王君用功。程傳。頃以精本刻梓。肝江謂大傳未有善解。見愚所編發揮。愛之不釋。已刊之家塾。蓋將融會二先生之書。以求經傳之深旨。書成。復俾基題識其首。乃本朱子論易之意。僭述梗槩。與同志共焉。至若朱子指示所以讀繫傳之要旨。已具見於綱領。茲不贅敘。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孟子集註考

張子所謂虛者。不是指氣。乃是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爲虛爾。以下面合虛與氣證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而道因可得而見。蓋虛底物事在

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蓋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至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因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者非謂性中有理又有氣不過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爲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太極二五有則俱有固非昔離今合但兩事分開看則有以見其合爾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爲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嘗謂其說得甚精但辛苦耳證得孟子此章卻是分曉

魯齋箴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旣爲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何某子恭父作箴揭之某謂王子非魯者也而自以爲魯豈不以昔者曾子之在孔子見謂爲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曾氏之功也歟其志可謂遠矣乃爲之箴曰

惟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成其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曷開其明曷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與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於魯實學之績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辯聖門是纖是悉戰戰兢兢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質之偏則懲則克

義理之微。則辯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是述。人十己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於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侑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潛夫井銘

井道之成。功在上出。既潔既甃。斯可用汲。體常用周。繫井之德。勿慕有孚。是謂元吉。射鮪與禽。井道幾息。澡而勿用。井則何失。我卜斯井。寒泉之食。匪惟食之。亦以觀德。惟泉有源。其來罔極。惟德有本。其進無斁。我泉日新。我德日益。相彼井矣。爲吾之則。井泥斯廢。心茅則塞。我作斯銘。井陰是勒。有不潔修。明神其殛。
濂洛風雅

蒲圻周令君銘

十室之邑。有民有社。可以行志。可以宣化。胡彼不仁。謂邑爲債。貪斤暴斧。椎剝是怯。恂恂周公。冰雪自清。循良之績。與世作程。靈山之原。其樞其樞。彌千萬年。德人之莖。
濂洛風雅

與誠齋陳公論先天後天圖

文王序卦。其次第必當有說。但今不可得見。雖先天有圖。可以做做。然先聖後聖。各有規模。必不規擬畫圖也。先天法象自然。不勞安排。而無所不合。所以爲妙。後天圖雖可做此布置。但妨礙處多。只如十二辟卦。已不復有次第。今止可略見大概足矣。

與門人張潤之書

某於部使者之饋。概不敢受。朋友有以孟子幣交而受爲言者。某謂孟子不見儲子而受其幣。此必當時自有此禮。在今日實難引用。蓋其鄙性自幼不喜人財物之遺。有欲以此爲意者。必作道理避去。守此愚見。以迄於今。今不欲無故破戒也。近來號爲卓犖者。往往挾古人之似而爭以謀利。於辭受間全不知辨。吾人不少反其鋒。何以自拔。而少救其弊。

又

理者。乃事物恰好處而已。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者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而大學所謂至善。亦是此意。自古聖聖相去。率數百年。而謂自是傳之者。都是做到此耳。

又

自古聖賢。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謹謹畏畏度一生。做得如此。

辭牘

照對某年月日。伏准省劄。備奉聖旨。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者。公朝錫命。下逮邱園。推前代之曠典。賁末學之遐踪。此聖時特異之舉。所以風勵天下。益廣文明之治。甚盛德也。顧某何人。可辱此。靖惟某少受學勉齋黃先生。授以紫陽夫子之傳。自此服膺講習。辛勤探索。每媿天分不強。年齒浸暮。義理之蘊奧難窺。師友之淵源日遠。汲汲欲自修分以內事。以是與世幾成隔絕。故非竊隱逸。

之行以爲高也。今者特旨自天而降。授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書院講席。聞命徬徨。莫知攸措。惟是辭受之宜。所當揆事度理。敢用殫控。冀蒙鈞察。某聞君子之學。固有體用。要必真有可以及人。然後出而任私淑之責。曩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矣。每至而每辭之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怛然於先。而幡然於後。卻其虛名。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廉恥一事。在吾道中固非深奧。爲士者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尙不知守。而能明師教以淑人心乎。夫下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聽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重念某稟資素弱。自少卽苦羸疾。常以安澹泊。薄滋味。絕意世營。庶幾得保暮景。今年幾八十。龍鍾盡見多動則暈。多言則喘。自度決無有以上稱公朝之屬望。徒切歉然。此一人辭受之至情也。合二者言。前之所陳。於義則爲重。後之所陳。於情則爲切。銜戴雖深。稱塞何有。凜凜震懼而已。夫豆區鍾釜之細。稍知恥者。尙不敢輕受。而況朝廷名器之重乎。明知其不可當而冒承之。已固忘其恥心。寧不上辱朝廷之命乎。所有省劄。謹用附本州繳中。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庶使山林賤士。識分安身。實涵養之賜。

又

照對某恭准尙書省劄子。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其史館校勘。繼頒御筆。兼崇政殿說書者。靖念某山林賤士。學術暗淺。不自意名徹公朝之聽。昨准省劄。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管控瀝忱。赤力申辭免矣。今茲聖君踐祚之初。考證訪落之典。延登俊乂。繼序思不忘。而史館紬書。經帷勸講。首賁草茅一介之士。此聖世累朝不數見之典。前輩大儒。猶懼弗克稱者。顧某平

凡陋質踪跡不出鄉閭。蒙先皇帝採取於世俗所共棄。崇獎於夢寐所未嘗。雖自揣不勝而終辭。然銜戴恩德。震聳榮寵。常恨無一髮可以報効。忽聞導揚永命。某與扶杖老癯。同一痛割。而幸嗣聖當天。萬物咸覩。苟有才長。足堪自竭者。將亟從謳歌來歸之後也。綸命下頒。特恩踵至。視昔官任益踰分涯。重念某齒幾八十。多病侵尋。行步莫任支持。舉動類多顛躓。雖在鄉黨。以此亦終歲艱出。而可使勉強於朝廷之上哉。惟有確控所懷。以冀從欲之仁。伏望公朝亮其陳情。始終非僞。免致薦頒督促之命。益重至再。違戾之誅。幸甚幸甚。

又

照對某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恭惟尙書省劄備奉聖旨。除某史館校勘。繼頒御筆。兼崇政殿說書。惟某少日。獲親有道。篤意修學。而一向養疴林壑。無復當世志。及茲歲暮。衰頹滋甚。步履每藉扶持。耳目久成昏瞶。以此多在床榻。筆硯書冊。動成委棄。經帷史館之職。實難勝任。昨已具牘披露。忱赤。意謂公朝察其不得已之真情。念不可強之痼疾。特爲敷奏。許其辭免矣。近於八月二十三日。迺復被堂劄。致勤玉音之丁寧。且俾邦侯之勉諭。明命赫然。罔知所措。重念某山林賤士。學識無取。既蒙先皇帝舉累朝之曠典。欲起布衣韋帶之中。而聖天子於訪落初政。又特欲處於廣廈細甍之上。此實書生之殊遇。學者之至榮。況某蚤受父師之教。粗識君臣之義。苟有寸長可見。豈不欲勉強趨班。罄竭愚衷。伸一髮之報。其奈某年益窮。病益夥。只如近者忽患血熱之毒。幾不自存。倘使扶策前趨。必致顛踣塗路。反爲朝廷之辱。惟公朝

何北山先生遺集 卷一

八

俯賜於原。特許終辭。得以養病待盡。免致煩瀆天聽。益重其罪。實拜生成之造。惟是仰負大化。不勝惶灼
恐懼。